

作品
20



美娇袅

生下了子女之后，多少会有点真感情，
就凭这一丝感情，便可维持到白头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袅娇美

亦舒作品集

ISBN 7-101-01122-5 (I·1) 定价：33.00元

1999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3次印刷

字数：300千字

ISBN 7-101-01122-5 (I·1) 定价：33.00元

字数：300千字

F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：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美娇袅②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图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/ I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：438.00 元

本册：9.00 元

女
才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《宇宙周刊》的女记者黄兆珍坐在那里已经有些时候了。

不，她要访问的人并没有迟到，是她选择早到。

她要把握每一个机会观察对方，她要坐着等他进来，看他如何走路，看他怎样找人，看他会不会招呼她。

所以要早到，在茶座霸一个有阳光的有利座位。

才上午十一时半，还算早，人群还未聚集。

当记者提出这个时间，对方一口答应，记者在电话中诧异地问：“起得来吗？”

对方笑笑：“我们白天也常常活动，我们不怕光。”

记者的好奇心去到极限，从来没有像今次那样盼望见到被访者。

桌子上一杯柠檬茶已喝了一半，不知怎地，她有点口渴。

约会的时间已经到了。

· 美娇娘 ·

她略为不安，东张西望。

守时乃帝皇的美德，这个人懂不懂？

忽然之间，有人轻轻走近，俯身说：“早，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

记者抬起头来，呆住。

那是一个年轻人，高大、英俊，头发濡湿，像是刚游完泳，穿白衬衫、深蓝色牛仔裤，浑身散放着健康魅力，正朝着她微笑。

记者连忙说：“我在等人。”

那年轻人说：“我就是你要等的人。”

记者看着他那双会笑的眼睛，“不，”她结巴，“你不是我在等的人。”

那年轻人温和地说：“《宇宙周刊》的黄兆珍小姐是不是？”

黄兆珍打翻了面前的柠檬茶。

怎么可能，怎么会是一个那么漂亮斯文的年轻人！

黄兆珍张大嘴巴看着他，不知是悲是喜。

年轻人先吩咐侍应清理桌子，他说：“喝一杯薄荷茶如何，这里的巧克力蛋糕非常好，轻、淡、松。”

他拉开椅子坐下，看着记者微微笑。

黄兆珍迷惑了，经验老到的她，竟不知如何开口才好。

年轻人穿着薄薄的白麻纱衬衫，用心的话可以隐约看到他结实的胸膛，他上身是一个漂亮的 V

型，记者连忙别转头去。

年轻人说：“导演说，你想访问我们其中一人，他派我来见你。”

黄兆珍不由得嗤一声笑出来，“导演？你们叫他导演？”

年轻人笑笑，“为什么不，人生如戏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年轻人欠欠身，“导演说，没有名字，不拍照片，他命我赴约完全因为同《宇宙周刊》的总管熟稔，他们曾是兄弟。”

“代号也没有？”

“叫我中国人好了。”

“不要开玩笑！”

“我有一个同事叫龙，你觉得奇怪吗？”

记者有点亢奋，太有趣了，事事出乎意表，她原先以为来人会是一个极猥琐可怕的中年男人，为了这一个访问几乎同编辑部反面辞职：“太龌龊了，为什么老去掀开腐尸找蛇虫鼠蚁？如此阴暗肮脏的题材我不会做，为什么叫我去访问社会的渣滓？”

可是此刻坐在她面前的年轻人单看外表，像一杯爱尔兰咖啡上的奶油。

黄兆珍开口了：“告诉我关于你的职业。”

年轻人简单扼要地说：“我娱乐女士们，我使她们快乐。”

“某一年龄的女士，抑或任何年纪？”

· 美娇袅 ·

年轻人笑笑，“同贵刊一样，希望任何阶层任何年纪的客人都光顾我们。”

“这是否一个卑贱的行业？”

年轻人侧着头想一想，“见仁见智。”

“不，”黄兆珍说，“社会自有公论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说大学教授、建筑师、小提琴家这些职业不高贵。”

“那些人里头也有坏人。”

“这当然。”

“社会重女轻男，美貌少女求出身，找到富有男伴，大家艳羡，并且称赞女方有办法，同样的事发生在男子身上，即变成万分卑下。”

“因为社会对男性有某些期待。”

年轻人不再争论。

“你收取的费用是否昂贵？”

年轻人礼貌地答：“每一个行业里最好的人才薪酬都不低。”

记者好奇地问：“你是最好的吗？”

年轻人咧嘴而笑。

记者喇一下涨红了脸。

她觉得这个访问无法继续。

这次她可能交不了差。

对方实在太漂亮，她知道她看着他的时候目光禁不住有点贪婪。

他是一件商品哩，出一个价，随时可以把他卖下来享用，呵当然不是一生，甚至不是一年一月，

也许只是一小时半个钟头。

黄兆珍问：“怎么样可以见到你？”

年轻人笑笑，取出一张卡片，“打这个电话，同导演说，你要见中国人。”

黄兆珍点点头。

年轻人这时说：“我也想问一个问题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“你不是真正相信，世上没有我们这群人，天地会洁净许多吧？”

记者无法作答。

“我出卖的一种服务，绝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而且货真价实，物有所值。”

黄兆珍仍觉不妥，“可是，一个人应该以劳力来换取他的生活。”

年轻人又扬起一道眉毛。

记者尴尬地叹息一声，“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”

年轻人反而要安慰她：“不，你的问题还算公道。”

她收好笔记簿，“我忽然觉得累。”

“或者应先回去休息。”

记者站起来，年轻人立刻替她拉开椅子。

记者十分惋惜，“一看就知道你是好出身，五官如此清秀，举止十分有礼，你真不能转行？”

年轻人涵养工夫十分好，但笑不语。

他目送记者离去。

然后，他耸耸肩，重新坐下来，叫午餐吃。

茶座里的人开始多，人们的目光从来不会放过英俊的男女，不少人向他行注目礼，他似习以为常。

有人前来打招呼。

“坐，我就吃完了，你可用这张桌子。”

对方也是个年轻人，“记者问你什么？”

“她不懂得发问。”

“肯定是外行。”

“所有问题牵涉到道德上来。”

两个年轻人都笑了。

“我或许会回公司去兜个圈子。”

他乘升降机到地库停车场，驶出一部铁灰色德国跑车，奔驰而去。

公司像一片小规模出入口行，有三四名女职员坐在电脑前操作，家具简单而名贵，光线柔和舒适。

女职员见到年轻人，抬起头来打招呼：“孝文你好，导演找你。”

经理室门打开，一名穿红色套装艳妆少妇婀娜地走出来，“孝文你来得正好。”

“导演有何吩咐？”

“来看看这位客人的要求。”

年轻人有点无奈，“又有些什么不合理条款？”

导演伸出玉指去拨一拨年轻人黑得发亮的头

发，“石孝文，在政府里做官，很多时候亦需舔上头的皮鞋呢。”

年轻人苦笑，“她要的是什么？”

“她要一个懂得接吻的男伴。”

年轻人点点头。

“会跳舞。”

“我还行。”

“温柔。”

“可以尽量做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“对方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

“不要嫌客人，我不会叫你吃亏。”

“给我一个心理准备。”

“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，富有、寂寞，四十余岁接近五十，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，在外国发展事业。”

“她丈夫在何处？”

“在他女友香闺。”

“把真姓名告诉她，这可能会是个长期顾客。”

年轻人转过头来，“我有真姓名吗？”

“别语带讥讽，对，那访问进行得如何？”

“十分虚伪。”

“意料中事。”

女同事咪咪走近，“这个地址，晚上九时正，她叫艾莲，”忽然轻轻加一句，“现在的老太太多

时髦，都有英文名字。”

导演听了即时板起面孔，“不得批评客人！”

咪咪从未听过如此严厉的责备，一愣，本欲答辩，人到底还算聪明，觉得势头不对，低下头，不敢出声。

“做生意至大忌讳是对客人无礼，打工则不可对老板评头品足，你可以不做，但是不得无礼。”

咪咪低声答：“是。”

“快去做事。”

转过头来，对年轻人和颜悦色，替他拉一拉衬衫领子，“孝文，记住穿西装打领带，还有，这位女士也许须特别耐心。”

“我省得。”

导演把一只信封给他。

年轻人将它轻轻纳入袋中。

他知道那是一张数目不少的支票，努力工作，收取酬劳，天公地道。

九时正，他照地址，驾车到一间郊外酒店式别墅。

别墅可按月租赁，环境清幽，他按门牌号码按铃，却久久无人应门。

年轻人倒是不怕吃闭门羹，他们规矩是酬劳先付，他想一想，走到楼下公用的泳池畔，四处找一找，没有他心目中的人。

他又到附设的餐厅去，问过领班，无单身女客。

酒吧也兜了圈子，统统不见。

年轻人没有失望，信步走到小型阅报室，那里摆着各式报章杂志供住客阅读。

年轻人在门口张望一下，便看到他当晚的客人。

她穿着一件黑色晚服，戴珍珠首饰，浑身散发着优雅的气息。

这一代的中年女性保养极佳，在柔和的台灯光线下，她看上去不过四十左右。

离远看，只觉得她一管高挺的鼻子。

原来躲在这里。

年轻人不动声色，静观其举止。

只见她在看一份英文报纸，留神一点，发觉整张报纸正在簌簌地颤抖。

年轻人为之惻然，何用这样紧张，可见平时已压抑到什么地步。

他忍不住，轻轻走到她身边，“艾莲？”声线温和。

那中年太太猛地抬起头来，神色惊惶，如一只动物碰到猎犬一般。

年轻人连忙安慰：“是我，孝文。”

那位太太呆呆看着他。

年轻人坐到她身边，“记得吗，我们今晚有约。”

艾莲嘴唇哆嗦。

“你怕我？”年轻人笑，“我似洪水猛兽？”

那位太太有双斜飞的美目，皮肤白皙，容颜只稍微有点松弛。

她期期艾艾地说，“我已决定取消约会。”

年轻人答：“没问题，我收到讯息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她低下头。

“不必道歉。”

艾莲吁出一口气。

“不过，我那么远程赶过来，你总可以让我喝杯酒才走吧。”

“啊，那当然。”

“那边好似有间酒吧。”

艾莲挤出一个笑，“我陪你。”

年轻人佯装很意外，“谢谢你。”

艾莲站起来，体态十分轻盈。

她的双手已停止颤抖。

年轻人朝她笑笑。

她低下头。

他找一张台子坐下，“想喝什么？”

“我只会喝香槟。”

年轻人立刻叫人取酒来。

他侍候女性当然已习以为常，手势自然体贴而舒服，艾莲沉默，这英俊的年轻人相貌纯真，不说，不点破，真像一个大弟弟。

她迟疑了。

丈夫去寻欢的时候，必定大摇大摆做出一副大豪客等莺莺燕燕围上来争宠吧，她却如此鬼祟，真

正女不如男！

艾莲想到此处，忽然抬了抬头，眼中闪出泪光。

不，不是为着报复。

她没有那么笨，她也不恨任何人，她只是想享受一下人生。

都说男欢女爱是天下至大欢愉，她想探秘，她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年轻人专注的眼神，温柔的身体语言，已使她开心。

过去十多年，丈夫对她说话，永远一副不耐烦，正眼也不看她，无言的侮辱，故意冷落，使她心灰意冷。

年轻人替她斟酒。

她一干而尽。

今夜，悲哀似被香槟冲淡。

年轻人像会读她的心事。

他轻轻问：“你可想跳舞？”

她冲口而出：“想！”

“好，我们到二楼夜总会去。”

艾莲忙点头。

侍应递来帐单，年轻人连忙付过，并给了丰富的小费。

艾莲说：“为什么不给我帐单？”

年轻人笑而不语。

他拉着她的手与她走上楼梯。

· 美娇袅 ·

她略略挣扎一下，没有挣脱。

年轻人的手温暖强壮，并且用力恰到好处。

上一次有人握她的手，还是孩子小时候，儿子十四岁时她去拉他的手，他忙不迭缩回，并且责怪地说：“妈妈——”

她紧紧跟在他身后。

夜总会人挤，大把客人轮候，年轻人走到领班前，不知塞了什么给他。

领班笑逐颜开，“孝文，什么风把你吹来？”

“跳三支舞便走，不需要桌子。”

“快进来。”

年轻人拉着女伴进场，刚好在奏四步曲子，他把她带到胸前，“让我们跳舞。”

一位棕色皮肤的女歌手在色士风伴奏下轻轻唱怨曲：“呵我原以为是潮濡的春天，不过实际却是我伤心的眼泪……”

艾莲在年轻人耳边讶异地说：“都不像是真实的世界。”

年轻人笑答：“当然，不然怎么会有如许多人留恋歌台舞榭。”

“今天真开了眼界。”

“你把自己看得太紧，艾莲。”

她轻轻叹口气。

舞池人挤，舞伴统统只得人贴人。

艾莲忽然放松，把脸靠近他肩膀，她额角冒着细小汗珠，觉得年轻人的身体像磁石，而她，她似

铁粉。

三支舞只得十五分钟。

“改天再来。”年轻人轻轻说。

艾莲低声央求：“再跳一个也不会有人发觉。”

“我答应过领班。”

“你答应过的事一定要做？”

年轻人想一想，“不，但会尽量。”

她只得跟他离去。

他陪她坐在露台上看星。

她忍不住说：“你不是最英俊的英俊小生，可是你有一股说不出的书卷味，像你这样一个端正的男孩子，在这个行业干什么？”

年轻人面不改容地答：“服侍同样端庄的淑女。”

艾莲笑，“你很会说话。”

“看，猎户座在南方的天空闪烁，古诗说的斗转参横欲三更，参指参宿，有七颗星，属猎户座。”

艾莲静静地看向天空。

年轻人说：“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”

他把她送到门口。

艾莲说：“今晚我很高兴。”

他笑笑，“对了，我就在一五〇号房。”

她意外，他也在这里住？

“如不介意，过来喝杯咖啡。”